

清代燕
者
李園史料

明佳

宣穎題



雙摩樓業書第一輯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瞿宣穎題端

張子次溪屬序所編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以詩代之感舊抒

懷漫成十絕

朝衫脫後寄閒情高下評衡色藝聲自是承平風雅事不同元

老夢東京東京夢華錄南宋孟元老撰

小唱風沿四百年污泥何碍產青蓮榛苓大有思賢意刪却扶

蘇山木蕭歌童侑觴名為小唱起於明萬歷間朝士資作清談筆為韻事是編所輯皆此類也其人皆業伶而名

伶多出其中宣統初奉令禁止是風遂絕自興至廢約四百年詩簡兮傳云賢者仕於伶官山有扶蘇說者謂男悅男之詩

菊榜隨同藥榜開但論門第不論才王郎晚蹇朱郎死風雪天

南獨憶梅每逢大比之歲例開菊榜猶記最後一榜王惠芳狀元朱幼芬榜眼梅蘭芳名列第七幼芬之榜眼與前

科王琴儂之狀元皆以門第得上選

肯費柔腸賦鳳皇剛公氣性老逾剛斷橋一見魂堪斷欲擬羅

敷陌上桑潮陽曾剛甫右丞性孤峻晚守西山之節嘗作小風皇賦甚工余喜羅小寶尤愛其演斷橋一劇舊有詩

之記

采蘭歲晚涉寒江旅櫬蕭條劇可傷散盡黃金不歸去名都無

此少年郎順德辛仿蘇孝廉嗜書畫好交名士嘗眷姚佩蘭擲

稍窘重來都門視佩蘭如舊未幾病

死佩蘭貌妍而藝拙演花衫無名

妙手琵琶說采芝舊游似夢舊人非梨園弟子傷頭白一曲當

筵淚濕衣今歲春間在萬家花園江宅聽唐采芝琵琶憶余壬寅初識采芝距今三十有三年同時所識舊人采芝

外惟姜妙香存耳

劉家場景楚生腔十些紅兒是粵妝鶯燕年年換春色尋春忙

煞易龍陽月宮佈景奇幻觀者駭怪而朱楚生則以腔調及姿態

態擅場他之著者若李太虛家之沖末李笠翁之晉蘭二姬至

才美而多則數查伊璜家之十些中紅些是粵產家伎

不得於廣場鑿盛七八年間其藉罕聞大都見於易實甫詩花

開易謝月好看花者不能無憾也

海外銜膺博士新有人掃地惜斯文世無歐九伶官絕幾輩滄

江拾細鱗某君得博士銜有繪壘花圖以諶者寓意甚巧向時

增於前惟言之無文得一遺十殊令人自檜之感

畫虎添蛇識者譏家鷄野鶩並容之老夫冷眼觀時變落落楊

余守舊規舊都人喜守舊於劇亦然近則競排新劇以悅俗目

之前後場益覺可厭向所視為外江派今亦不復排拒矣篤守宗派僅小樓叔岩數人耳

瘦公日日溷歌叢小牧看花有祖風張子破荒成菊譜那分越

鳥與胡驄梅縣楊小牧旅長最善尚小雲即作看花記楊掌生

孫也與羅瘦公俱粵人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

甲戌仲冬東莞倫 明題

意有所觸戲續二首

笠翁圓海遂寥寥黃蔣詞工律欠調時俗輕文翻重曲可容擊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題辭 二 雙肇樓叢書

缶易鈞韶

審律填詞搬演分三事兼之而善者惟阮圓海李笠翁圓海所作曲有寄託有識諷真不愧作者借之

不耳於搬演則詞客伶工並謝不敏此清內府所編諸劇所以詞至也自白話行學不能執筆為文求一心餘韻且不可得日言劇學徒擽捨典故而已所見新排之戲絕無精采意

以言改良革故難矣哉

沫土亡於靡靡音鄭聲何意到青衿果哉非樂墨家論說矣無

絃陶令琴

故都玩票之風盛行上自王公下至負販趨之若鶩荒政怠事今且染及學子矣其名曰藝不思有

專門何須人人習之耶廢絃誦而謳歌易鬚眉以巾幗可也自可恥余近年甚厭觀戲而愛讀元明曲本以戲俗而曲雅也自謂得無絃琴趣然耶否耶

明又題

序

張君次溪輯梨園史料若干種凡乾嘉以來未聞
鞠部之文猷蒐羅甚備至殿以其耳目見之
軼同故事纂為長編按訪之勤茲觀止焉嘗思
清代自中葉以迄至于升平公卿朝士競務新聲
州風之存於下尤烈彼者每據此世為甚究之用
天然而石數十年流風餘韻寔就漸減今日所見
已四絕殊途倘不即中樂記末亡供奉猶在、吋采
集遺同者、簡冊則不將如終樂並新、法曲靡
翁、吋侯考、法合、人、追慕、承、明、興、祀、宗、年、徵、之、慨

邪 或名於世者不若日下品花之譜宜而於夢
之有大於此以文人造與字情之作蓬場作戲何留
時尔未嘗立意以明此世不足以言佳史是猶圓于
常見而不知抉精造虛融固在于用之者之如何看
眼也夫戲到之無源于正現與古之世用在悅神其
必流為俳優漸以媒人漢之角抵滑之石戲方之歌舞
到宋之雜劇而戲或雜陳伎藝或間以唱作極其
浮實以爲歡樂而能制者未古定造元曲出而戲
劇之規模具以清以素為宗為弋為柳子為瓦彈
皆不過其體格今古同是源流宜為必而遠古且

不端乃去衣宗之新說也曲亦換者于正史樂志及
少類事等記述如崔氏教坊記陳久樂書中
覘概概相識名色至其人物詳確言之云于堂元
曲學亦復存存之若色官商且其美審其端源
原曰若朱橙厥而由唱因歷代增損士視此道為
末技鄙不屑道學者不譚、者不學蓋王今口終
以近溯古歎而為所考信乃為此晚近風氣稍開
國人始知一切社會活動皆生表徵文化權衡繪
色原非僅以娛人者如琵琶羯鼓所以證六代、胡
風雜到套詞可以索宗元之土俗尤不若以其託體稍

半棄置而不道也白文宗元戲曲史出學者承夙始
有宏智輩力以探求其究竟者如于清代樂園史科
之衰集已有人先此著鞭而烟羅煥博以此書在猶未
一觀然則是書之為藝園津梁固無待言矣釐集此之
噴者倘至于考史之休養而古之悲情致難言之微
意則強求述作之旨又若何乎亦殊之傳信故所以願
示吾人者正為豈徒供茶餘酒後之談資已哉民國
二十三年十月願頌剛書于北平滄北寓廬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近二十年來，中國戲曲的研究，有了空前的進步。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和宋元戲曲史奠定了研究的基礎。而最近三五年來，被視爲已軼的劇本和研究的資料，發現尤多。中國戲曲史的寫作，幾有全易面目之概。較之從前僅能有元曲選，六十種曲，寥寥數書作爲研究之資者，誠不能不說我輩是幸福不淺。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祇知着眼于劇本和劇作家的探討，而完全忽略了舞臺史或演劇史的一面。不知舞臺上的技術的演變和劇本的寫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如果要充分明瞭或欣賞某一作家的劇本，非對於那個時代的一般舞臺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我們研究希臘悲劇，能不知道那個時代的劇場情形麼？清初勸善金科、蓮花寶筏、昭代簫韶、劍鋒春秋等大

本宮庭戲的演出，是非需要比較進步的舞臺技術不可的。故舞臺方面的種種限制，常支配着各時代的劇本之形式上的變遷。同時，演員們的活動，也常是主宰着戲曲技術的發展。演員是傳播發揚戲曲文學之最有力者。讀劇本者少，而看演戲者多。往往有因一二演員的關係而變，更了聽衆的嗜好與風尚的。賣馬捉放曹四郎探母諸劇的流行，程譚輩是有大力的。惜元明二代的演戲史，未有專書。零星史料見於青樓集及諸家曲話筆記中，正待整理。且時代已遠，亦多模糊影響之處，未能爲我們所深詳。清代二百數十年來的演劇史，却比較的還能使我們明瞭。惟研究資料亦至不易得。往常所見者不過燕蘭小譜、京塵雜錄、菊部羣英等寥寥數種耳。張次溪先生的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却一旦將所辛勤搜輯的三十八種罕見

之書全部刊布于世，誠是一大快事。研究演劇史得之，尙可有左右逢源之樂。友人王芷章先生正在編輯昇平署演劇史料，合之此書，近代劇的演變，始能言矣。抑尙有感者，清禁官吏挾妓，彼輩乃轉其柔情，以向於伶人。史料裏不乏此類變態性慾的描寫與歌頌。此實近代演劇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點。惟對於研究變態心理者，也許也還足以作爲參考之資。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鄭振鐸序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張子次溪誕膺天衷耽學好古十稔而還造述不可勝紀觥觥乎吾黨之儔文章道義之雄也頃復垂示所纂燕都梨園史料屬爲惶引余維有清侈崇聲色軼於前代降逮咸同戲劇尤盛宮庭以內狎事天子珍祕之聞實導近史于時搢紳大夫文學藝能之士生際昌明心志無所騁一託於徵歌選色爰因好事遂有篇章託體雖卑無乖大雅若明僮錄夢華瑣簿日下看花金臺殘淚諸記莫不副在縹緗傳諸茗玉世易時移哀來樂往簡帙既夥放失彌多張子恫焉用勞纂集積時十年得書三十種節衣縮食無吝於購尋暝寫晨鈔靡間乎寒暑是書既出凡燕都二百年來劇藝之變遷士流之品目風俗隆污興衰之所禪莫不隱然有蛛絲馬跡可尋後有君子將欲網羅前聞探原

究變以譔爲一朝劇史苟舍斯編取資奚自是則張子成功之溥垂效之宏信乎爲從來所未有也自頃言燕都梨園掌故者囂然自鳴多所刊布坊肆所陳觸目皆是揆厥陳義初無足觀不圖張子實獲玄解綜諸家之遺墨成一代之雅聞發憤整理不誣其志合於聖人述而不作之旨殆有所不得已者若徒誇其搜討之美富校訂之謹嚴此不足以知張子而亦未可以讀斯編者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吳江黃復譔於宣南行館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序

宜春院裏攷掌故於梨園德壽宮中譜新聲於菊部李仙鶴開
元朝士戲擅參軍趙德麟天水名流詞歌商調際鏡清砥平之
世四海臚歡入金迷紙醉之場萬花獻媚不有記載曷廣流傳
是以烟花記標題南部六朝猶有風流夢華錄追述東京三瓦
亦嫻伎藝詞流跌蕩平章粉墨之林光景徘徊裝點昇平之象
此皆藝林之佳話抑亦樂志之珍聞若夫都門紀勝追思極盛
之年宮禁清娛緬想幾餘之暇郎官罷值最愛看花親貴滿朝
都呼協律唱慣涓城之曲未老何堪聞來棧道之鈴猶宣幡綽
滿城歌管如醉江山好編側帽之餘談合譜群芳之小集然而
春明坊巷非復從前北極朝廷終難不改歌場變換競聞雜奏
之箏琶法曲凋零尙有留遺之衣鉢雖伶工老去盛名猶話嘉